

宋文鑑

和
339
20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書

上梅直講書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黃州上文潞公書

與章子厚書

與李方叔書

上樞密韓太尉書

上梅直講書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爽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泊

所錢文
有物辨



刊
29
20

然而笑曰曰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其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存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閒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問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閒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

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蘇軾

軾得從官於西營以爲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悲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畝而柱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寬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疆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爲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吳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

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金甌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爲麋錢十千可辦而其實者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爲王民自甕盎金甌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能滿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爲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疆惡者願入焉擿發贓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

入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也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爲區區議以官權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夫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爲全失也就使爲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其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爲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爲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爲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願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替歲

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爲迂闊可笑可知矣然竊以爲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卽位改元之歲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蘇軾

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効其愚頃

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權河北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權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旣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司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權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權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旣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旣折矣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

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迫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日食無鹽者今將權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鹽也而望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資修築敖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

備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眾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持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

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軾

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滕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 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弊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己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爲君子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下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彊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下於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 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灑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舡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

婦女悲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單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閒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閑暇一爲讀之就使無足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恍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旣未得去去亦

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與章子厚書

蘇軾

春初得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煩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闕溫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充閒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注棗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棗雖小人而篤於兄弟欲爲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効以刷門戶垢汗苟有成績當爲奏乞放免其弟棗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棗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棗必有以自効今已去柰何軾語棗但盡力不可以自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遠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棗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

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棗言不繆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棗所以盡力者爲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棗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訊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因錄其告捕始末相示原棗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也繼復念愚夫小子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閒人鷲勇如棗岳類甚眾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卽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棗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棗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棗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効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旣不

宋文鑑卷一百一十八
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己
可否在公獨願祕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
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
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千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
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眾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
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持劔槍刃每月兩衙於知
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
因桂棗事輒復及之秋冶伏冀爲國自重

與李方叔書

蘇軾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荅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住勝錄
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
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
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
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

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
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
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財而廉於德也
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
邱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
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
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
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
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閒會朝廷多知履常者
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迺人主所專宰相猶
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諡非古也殆似邱明爲
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
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
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

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閒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

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宋文鑑卷一百十八

宋文鑑卷一百十九

代韓愈答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上邵不疑書

與趙大觀書

與呂微仲書

答橫渠張子厚書

答人示奏草書

答朱長文書

謝人求哀辭書

上林秀州書

與秦少游書

上曾樞密書

代韓愈答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王令

王令

張載

張載

程顥

程頤

林希

陳師道

陳師道

陳師道

王令

相別闊久時得南方人道譽盛德甚相為慰快又聞得子厚文皆
雄辯彊據源淵衍長世之名文者多矣未見如子厚右者也其間
亦大有務辯而理屈趨文而背實者然古之立言者未必皆不然
亦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之一端也愈皆置之近有傳送浩初序者
讀而駭之不知真子厚作否也雖然子厚素有之宜真子厚作然
反覆讀之益駭而疑恐他人作然也不然子厚何見禍太甚邪來
序稱浮屠誠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其性情爽然不與孔子
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得而斥也子厚亦不思哉夫易自乾坤以及
未濟皆人道之始終聖賢君子之出處事業至於次第配類莫不
倫理故孔子原聖人作卦之因是也其中則曰有天地然後有萬
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
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
以震其下則曰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

而皆不若浮圖棄絕君臣拂滅父子斷除夫婦之說論語二十篇
大率不過弟子問仁問政問忠之類爾于鬼神與死之類則皆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又非若浮屠氏夸誕牽合於
以塗瞽天下而云也不識子厚謂與易論語合者何哉借如其中
萬一偶竊吾聖人之言則君子者遂不思其患而好學邪是猶救
桀跖之誅以耳聞而目見有類夫堯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
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況又去夫婦父子而無萬一於周
公之美者且子厚謂愈所好者迹也而不知其石中有玉不知子
厚之學果中與迹異邪夫然子厚心仁義而手拔劍以逐父兄謂
其為迹則亦可邪子厚亦患愈斥浮圖以夷反為之說曰將反盜
跖惡來而賤季札由余也嗚呼子厚又不思哉昔者孔子作春秋
諸侯用夷禮者則夷之若杞侯稱子是也若愈不得斥浮圖以夷
則孔子不得斥杞子以迹而不思其中也聖如孔子者其取舍猶
不免子厚之過邪又不知子厚謂季札由余者皆若浮圖之拂君

臣父子邪不然則不也愈嘗探佛之說以擬議前世盛德者而皆無一得也若堯舜孔子者皆佛之甚有罪者也以智者觀之不知堯舜孔子果當然邪佛實也自孔子死千數百歲獨孟子卓然獨立今讀其書則教人興利驅除龍蛇殺牛牲犬豕以養老祭祀爾其大不與佛合者則若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堯舜之智不徧愛物急先務也以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以是言之是孟子又異佛之而得罪也甚矣且不知子厚之讀堯舜孔孟之書也將讀而盡信之邪抑徒取其一二而棄其十百也不然則孔佛不相爲容亦已較然何獨子厚能容之也愈嘗觀士之不蹈道者一失於君則轉而之山林羣麋鹿終死而不悔乃至有負石而自沈者以君子觀之是皆薄於中而急於外者矣惜乎何至是哉今子厚雖不幸擯棄於朝乃以不自能寬宥以至於陷夷狄而不悔也薄於中而急於外在盛德者雖不當然然智者觀之

不得無過也以求其不愛官不能爭樂山水而嗜安閑者則浩初之心尚可安於麋鹿也必溺於虛高之言而遺於人倫之大端其比於負石而沈河者孰得哉愈嘗笑今人之謂有智者爲毀釋氏釋氏非毀之也譬之器然舊嘗完而暴鑠之謂爲毀也可矣其從來不爲器者是自然爾豈人毀之邪此皆不知道者之言也自釋氏之說入中國流千數百年其徒樹其說而枝葉者眾矣烏知其有不取此以假彼者邪况又玩其說者常名儒也孟子謂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豈無盡意邪正謂是也使佛之禍福可求其言可信其教等於堯舜孔子而或上之則君子者先眾民而學且行之矣伐彼善而固爲我異愈肯自爲之邪雖然子厚猶謂愈爲之也子曰道不遠人爲釋氏者竟不遠人耶謂爲聖人不得斥者果信然哉石中之玉信何如也

上邵不疑書

王令

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窮南之珠極西之玉山海之犀象蜀里之

錦楚南荆北之材天下之殊也然皆水斷陸絕去其人嘗千萬有餘里然一日欲之則無不如意而至前何其甚易如出於左右然哉能不愛珍幣重寶以易之則其得如取耳故曰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唯其不可得者士也士則有窮而無求不可以貨取也賤而不屈不可以勢動也行義以達死不可以力脅也世雖有富貴假有求而欲得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其人亦枉耶世之藏珠玉象犀而衣錦以居荆楚之材者多矣富貴者皆是也而潔完之人信篤之士不幸而世不欲之假有欲之而可從者誰也斯語不敢講於人久矣嘗聞閤下其所好惡爲與不爲殆有異於世富貴者而令雖不肖切有意於古之士願學之而昔者有一日之幸而閤下以令有妹以貧而不嫁過時將金帶而資之時適無可親者則止矣世之人靡靡方以竊祿從事而閤下乃獨恤人之孤世之方思得其所無而閤下乃散其所有以某之甚賤才謀不足以裨左右之長譽說不足以取當世之重不識閤下是誠何求哉信亦

與長世之異也故令且將終其所賜以實閤下之德焉夫高郵小地是以勢不能分高以借人力不能舉重以與士也亦明矣而一時之人勢力出閤下者猶眾然不之彼而之此去有餘而就不足以求之良以閤下之所好惡而爲與不爲者與世之富貴者異也異日閤下嘗有以賜之而令辭不從今則謁之而閤下之所得士自信如此難有也

與趙大觀書

張載

載啟不造誨席逾年仰懷溫諭三反朝夕仲冬漸寒恭惟使職公餘寢興百順辱書惠顧欽佩加卹兼聆被旨邊幹行李勤止載抱愚守迷未厭山僻修慝免過弗能固無暇撰述空自言幕鄙謬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迨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所患日久不足而未果它爲也辱問及之不識明賢謂之然否更賜提耳幸甚末由前拜恭惟尊所聞力所逮淑愛

自厚以需大者之來不勝切切

與呂微仲書

張載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厭苦求免可謂知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捨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者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命有義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道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規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淫詖

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來簡見發狂言當爲浩歎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
更冀開論傾俟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程顥

承教論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尙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

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
爲應迹物一作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
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
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
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
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
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
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
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
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
事怒怒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
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答人示奏草書

程頤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弟
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
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頤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
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
公方求財以活人所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
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邱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
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秦漢而
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覲其有
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程頤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
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荅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
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
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

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願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輒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亦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願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

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于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勵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思下有不復故言無次序改下有字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卻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謝人求哀辭書

林希

希白嘗聞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昔孔子猶曰吾惡夫涕之無從而不脫驂而弔亦苟也希於某氏之葬爲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爲之辭其將何情以稱哀之無從小人所不敢爲者何

足以辱命

上林秀州書

陳師道

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費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贊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儻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盟婚主於迎賓主於贊故曰贊以効其情誠發于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贊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蓋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爲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

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効不敢以爲能也謹偃俸待命惟閣下賜之

與秦少游書

陳師道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尙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贊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

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
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尙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

上會樞密書

陳師道

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爲問非忘於外以謂無益而不爲爾
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爲舉則亦不敢夫天下之事非閣下所
得與則非師道所當言其在右府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西
邊用兵五六年矣遠戍之卒過期不還人情及期則有歸心況又
過之而後未期乎以旣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內有羈旅暴露
凍餒勞苦之害後有鄉邑親愛之念不亦危乎然莫敢違異者分
定故也烏窮則攫獸窮則北此雖常言理有必至一人倡之和者
必眾東向而潰何以禦之夫事有曲直人有違順直之所在勝之所
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難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故與師積年
不解死傷之餘思歸而潰而逆擊之則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至
發者不爲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爲天下國家以身捍之者

誰乎若其未有可不計此師道常所私憂竊歎者也古之守國本
末並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邱山川澤之阻爲四戰之地故
太祖以兵爲衛畿內常用十四萬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
空卒有盜賊乘閒而作冒州縣殺吏民私貨財掠婦女火室廬乃
其小者不幸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知之憂之次也談者必
謂世方平寧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師道不更遠引筆墨
所載直以慶曆以來耳目所及者明之爾恩保兩州之亂慶之潰
皆卒也王倫張海廖恩王冲皆盜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寧
中士才再發己自潰亂於時師道在秦中聞亂兵所過羣小迎導
利其劫掠王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壞守令或走或降莫敢支
梧至出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民至今謹之從昔之
亂皆有姦雄非爲時而生乃亂而後見平世伏而不出遂以爲無
則過矣師道聞之景德咸平之閒契丹歲入寇游騎至山東齊有
外鎮日莫塵起人避走南山夜渴乏旣旦視溪谷有冰雪少年下

食之且取以上眾起爭之有賈者出止其眾而坐之率少年十餘輩而下徧給坐者且曰飢則奈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願者數千人斬木爲兵出屯鎮中乃盡閉其外戶日以酒豕犒從者夜則警柝旦暮餉山中三日而復家不失一物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世無之乎雖然軍潰盜起一時之禍所可慮者分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予可奪而無違者分也定則無所敢爲亂則無所不爲如水之防如薪之束如獸之奔檻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不可續覆不可收損不可完物之理也此師道之所深憂者也談者必謂還成則備闕寇來莫禦帥不任其責師道又謂其不然也成有常數今以拓土而增之爾去其增則常也尙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多寇來不禦而僅自守故善戰者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其常所慮者其大舉爾然地方數千里外假鄰阻非可一日具也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帥者明其耳目而預爲之備何憚其來且虜短於攻而不能久人自持糧後無餽運往事不過數

日而我善守寇至勿戰聚兵於內而清其野內聚則寇不敢深外清則深而不害使進不得戰則沮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彊數大入纔破塞門金湯兩城而已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之戰勝而卒臣者以數舉而困也況其弱乎且以中國之盈大靈武之舉猶不能再況於夷乎雖然築不已則兵不罷蓋先己之乎若謂可以制虜則漢取陰山匈奴過而慟哭開西域發兵爭之故謂斷其右臂師道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其既數歲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復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得徒爲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夏存亡所係虜必舉國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卽橫山也則師道聞之宥州在橫山之上南拒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功廣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

云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胡地惟靈夏如內郡地才可種蕎豆且多磧沙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纔一收爾銀州草惟柴胡蕭關之外有蒺藜與鹹杖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使人可種安得人實之若不徙民則募軍二者孰取焉若取乎內則空此以實彼舍易而卽艱何益且關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卒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令所據可以制虜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虜雖蕞爾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急者非惜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而不則諸部不爲用也若是則某之憂有甚於前也今虜內弱外叛而皇師臨之恐有乘危篡奪以爲姦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師道嘗謂虜旣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命以臨制部旅壓服姦豪使不得發柰何欲爲之資乎今使諸道盡據橫山而虜無姦雄乘時而起一切意如師道之憂則又甚矣趙文子曰苟非聖人孰能內外無患蓋釋楚以爲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

於今日者可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怯弱獨秦晉數與虜角猶可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平蠻西南事羗皆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卒有外患何以禦之昔歲之元昊智高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閣下股肱帝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詞天下稱誦日有傳焉而獨此無聞豈未可以言乎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於此而各有失安失之銳李失之緩故未及成功而以毀去蓋銳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乎其可不知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況山河之外翰墨之間乎然以閣下英姿偉識則區區之愚不待言而了伏惟屬意焉

宋文鑑卷一百十九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
書

上蘇公書

陳師道

與石司理書

張舜民

與張江東論事書

吳孝宗

上張虞部書

豐稷

與王觀復書

黃庭堅

答李推官書

張耒

與陳瑩中書

陳師錫

答李景夏書

鮑欽止

謝祭酒司業書

周行己

上丞相曾子宣書

晁詠之

上蘇公書

陳師道

散從還辱書伏分經暑起居萬福師道奉親如昨惟方託芘賴復

爾違闊不能不動念耳蓋士方相從時莫知其樂及相別亦不爲難
至其離居窮默默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士方少
時未來之日長視天下事意頗輕之亦易爲別至其晚莫數更離
合又以爲難此蓋志與年衰顧影惜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常謂
中年以來一與親友別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違世絕俗乃其
常耳願以別爲難者豈酣於富貴而習於違順也耶由是觀之以
別爲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此當以老爲戒以富貴爲畏
耳承諭人須久而後知誠如來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
難范文正謂王荆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
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
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士爲腹心故王氏之
得禍大也聞狙詐咸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夫君子無棄人巧
智之士亦非可棄以爲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況腹心乎蓋勢在
則欺之以爲功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

難況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
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相負非由義
則畏義耳勢在而不負豈真不負耶末疾偏廢不害爲生膏肓之
潰弔之可也常竊悲之故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爲戒
也不審閣下以爲如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閣下書欲復伸理前所
舉剝文廣獄事聞之未以爲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
亦不能忍者君子之於事以位爲限居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
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閣下前爲潁州言
之可也今爲楊守而與潁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耶
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爲成言而非閣下之所
當爲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
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閣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
耶徒使咕咕者以爲多事耳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
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爲已一旦當事而發之如

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荆公司馬溫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眾人之快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効其愚耳秋益高惟爲朝重慎不勝區區

與石司理書

張舜民

近呂主簿過訪蒙示長函大編副以手書發而詳讀其文采燦然是可喜其趣尙了然是可畏大凡人見悅目娛心之物固所喜及見其志趣特立不與流俗汎汎然者寧不畏哉仍聞吾子方壯齒也苟有是心由是道雖使孔子見之必曰可畏況今人乎又念往昔嘗及見先大夫於關陝間今又見故人之有子少年自立則其喜又可知也然刺其禮有如事貴味其言有如問能茲二者竊有疑焉設以我爲貴乎茲繆矣如我之所居人莫不賤之匪特人之爲賤亦嘗以自賤也茲固不足多曉唯是問能求益渠敢遽然聞命已來勿知攸濟嘗思之當少壯之時嘗爲世俗之學矣亦爲世

俗之事矣苦形勞心至于今日晚得賢之書參味先生長者之論乃知前日之用心者非也思欲改轍剡心變姓名入江海則齒脫髮禿形骸若是朝暮之人也用是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淚悲泣而何及哉又念無言不讎之訓苟呂君覆將及門何以報之方日用隕穫反覆于心無可柰何尙有一話可以爲下執獻者又皆蜀人之事昔予爲童子居鄉閭從學者是時眉山任師中在幕府嘗聽師中講道事業乃云吾蜀大人自往已來多藝文而少政事前輩登朝廷歷郡國有聞於人者爲不少也求之吏事惟何聖從陳公弼二人而已小子不才敢出其後雖當時聞之師中且不知爲何語也旣年漸長遊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是時文忠歐陽公司馬溫公王荆公爲學者所共趣之每聽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旣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底文學止於潤身

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
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
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
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編小尙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
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
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
一言之報也自得是語至今四紀未嘗一日去心是時蘇明允先
生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與人講說亦必自任吏能
或問之乃曰我處歐陽公陳公弼處學來然師中子瞻亦自負之
語爾近歲舜民謫居房陵得陳公弼修城記嘗以此事書其碑陰
今又敢爲下執獻夫君子學道也聞之有先後得之有淺深亦繫
其根性利鈍唯茲政能在勉之而已少加意則可以得之孔子曰
居之無倦非若道學之難也吾子少年有立何所不致所謂先立
乎其大者也茲事乃其緒餘爾偶因執筆不覺三隔幸亡以耇陋

爲忽非唯左右之爲獻兼告之蘇在廷若兩蜀士君子

與張江東論事書

吳孝宗

昨日辱諭以欲敦遣王安國而有所不可者試爲閣下評之竊以
安國雖江西人而其父乃葬江東今之應進士諸科舉皆以墳墓
爲據使安國若江東應舉無有不可豈有可以應舉而不可以敦
遣哉矧安國未嘗身居江西其應舉則在淮南及開封府今縱使
江西舉之亦不過按虛籍耳非安國身居江西其在江西應舉也
閣下又謂近人多舉安國今更從而舉之則爲詭隨且必取笑此
又失之矣夫自昔稱賢如孟荀揚韓之屬前人已誦之矣而今人
又從而誦之雖閣下亦曉夜與今人同誦也然未嘗見閣下以詭
隨取笑爲疑焉昔之賢乎其已死矣與人同誦而不疑及方今生
在之賢則疑而不敢與人同舉則是閣下勇於誦死賢而怯於舉
生賢也人之好賢死生如一今誦死則勇而舉生則怯則是凡謂
賢者特利於死後而不利於生在時也特可俟其死後論之以爲

美談而不可及其生在時舉之以爲實用也此何謂哉爲閣下計者問安國賢不賢爾不當問其曾有人舉也抑不知閣下謂安國果賢耶果不賢耶不賢則閣下自不當議之如以爲賢閣下之舉是舉賢也夫舉賢則賢者盡喜既盡喜矣尙安有笑則笑者必是不賢也苟得賢者喜矣尙何暇慮不賢者笑哉况賢者喜則不賢者笑又理適然也古之人見一善則爭先爲之惟恐在後未聞有慮取笑而止者如使善人每作一善必先慮不賢笑則僕恐善人有見善而不爲者矣且安國之名其著者久非是近人未舉時天下不知及舉然後始知也然則安國之賢不發自近人而閣下又何以詭隨取笑爲疑哉蓋前世舉賢未必出於一夫之口卽見信而見用也必也甲既唱之乙從而和焉乙已和之而丙又從而唱焉併力舉之然後庶乎其始見信而見用也今則不然甲既唱而乙與丙曰吾恐詭隨而取笑則賢者老死于巖穴之中而人主宰相有不開不悟乎廟堂之上矣惟閣下裁之孝宗之於安國相

愛最厚閣下所知也而孝宗不以私黨自嫌者猶前志也閣下之愛孝宗亦可謂深矣儻事有秋毫於不義而固勸閣下使爲之則孝宗之罪何誅惟明察焉

上張虞部書

豐稷

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惡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惡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辭吁何辜邪近世猶可矜傷悼痛者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蠶而衣不足凡上之人少不加意爲損不細竊求其端而嘗慕善治民者既師仰之而又稱誦之恨不得親見之向守官於臺則城父士民論議縣大夫更歷多矣能究民情恤民隱無如吾張公也聞閣下之名想閣下之風恨莫之見不圖天幸獲爲屬吏今既遇 嗣皇下憫農之詔深切丁寧求其策於天下又遇閣下能究極民弊之淺深謹先託書以導志如閣下賜一席得論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

與王觀復書

黃庭堅

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勩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卽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皆興寄高遠但詩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至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旣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茱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

答李推官書

張耒

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巴巽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月到門疲於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歎旣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耒不才少時喜爲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耒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耒爲知文謬爲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旣辱勤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

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隙開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颺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

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與陳瑩中書

陳師錫

奉別累月不敢作書爲問而傾鄉之心食頃不忘李君至辱手書伏聞謫官東去裕如也繼衛守急足回又得所惠荅喜聆起居冲勝甚以爲慰蒙示目錄論及二編具悉公之忠義尊主之心天日

可鑒然其言數齟齬者蓋公之言未能信於人也未信於人者以公之心於此事自未通徹耳敢以所聞奉浼儻以爲然當有裨助所謂尊私史而歷宗廟者公特謂曾丞相爲人所賣不當進日錄以爲國史之證也公知其爲私史耳而不知其爲誣僞之書也公熟閱之當盡見其誣僞之書也不知其爲誣謗之書也公精考之當盡識其詆謗者昔嘗見葉致遠言荆公晚年自悔作此書臨終命門人焚之卞焚他書以給公公歿卞遂縱橫撰造恣逞私意甚者至於因事記言爲異日自便之計有知識者孰不欲辨明第以人微言薄不足以勝朋姦之凶焰故隱忍耳吾友奮不顧身挺然明此一大事豈特怯懦之人仰歎不已而宗廟之靈聖考在天之憤實有望於吾友也然吾友謂安石聖人也與伊尹侔此何言之過也吾輩在學校時應舉覓官析字談經務求合於有司不得不從其說至於立朝行己則是是非非烏可私也春秋孔子之所作也先儒斷天下之事決天下之疑者春秋也安石廢而不用正

君臣定名分春秋之法也安石治平中唱道之言曰道隆德駿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與之迭爲賓主夫天尊地卑不可易也明此南面堯之爲君明此北面舜之爲臣自古未有君而北面者安石以性命道德爲說乃謂君可北面與臣迭賓主耶吾友謂安石神考師也此何言之失也神考於熙寧開兩相安石首尾不過九年逮元豐之親政安石屏棄金陵凡十載終身不復召用而亦何嘗師之有自古有天下之君未嘗不守祖宗之成憲明訓後世子孫妄爲更張鮮不召亂豈有掃蕩我祖宗之憲之訓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力行之者夏之時五子作歌則述大禹之戒曰皇祖有訓商之時傳說之訓高宗亦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周之時成王命蔡仲則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是三代之君亦各述其祖宗訓戒如此安石乃盡取變亂之可乎吾友又曰安石有剗弊革故之功此何言之陋也祖宗之法行之幾百年累朝聖君賢臣不敢輕議道則愈久而愈通法則久而必弊因其弊而革之

雖弊不窮 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而 神考初政有爲必有
剗弊革故之臣苟得忠厚之人則祖宗之法尙可因弊革故再新
無窮不幸遇安石力掃痛蕩一切顛倒之當是之時士知其非民
不從令安石乃以商鞅必行之心立賞罰以變天下之法橫目之
民但趨賞避罰安知長久之利害于今五七十年成敗可見風俗
之醇醜於 祖宗時如何廉恥之廢立於 祖宗時如何人才之
美惡於 祖宗時如何民力之貧富於 祖宗時如何今則元臣
耆舊彫喪殆盡遺民父老在者幾希而上之人方且紹之述之愚
恐更一二十年事窮力殫弊蠱百出土崩瓦解之勢見而祖宗之
舊制上下罔知雖欲紹復不可得也孤忠所以痛心疾首者此耳
若謂剗弊革故之功非敢聞也吾友又謂安石有講解經義之能
有作成人之才之功此何言之蔽也安石之學本出於刑名度數性
命道德之說實生於不足解經與義皆原於鄭康成孔穎達旁取
釋氏表而出之後學不考其本因受其欺耳吾友所論善則善矣

而未盡也輒以此浼聞此事匪易辯更須熟考日錄根本識其真
僞乃可正此事矣至懇至懇吾友方遷謫然居善地不足憂惱師
錫緣編排舊疏早晚必有行遣決無輕恕之理相見無期萬萬自
愛李君遣人附此書幸爲祕之勿重其罪也

答李景夏書

鮑欽止

向辱書勤甚屬差考試山陽往反彌日到家未弛擔小兒不幸親
黨亦有哭泣忽無好懷受代不遠俗事日加多故因循不得爲
報皇恐皇恐師文到官亦已暮年靖共職事當不素食位無小大
必行其志期於無媿而已世之士大夫在下則卑其官曰此不足
爲也皆偃然自高不事事慕晉人恐不及至登用於上亦果肯有
爲乎夫富貴在彼不可期終身小官亦終身不事事矣然則食人
之祿獨無媿耶錄事參軍實郡紀綱於事當無不統今任用重輕
與古殊絕文書行吏或有以相關者顧皆不急然筦庫犴獄率兼
領之尙號爲煩碎欽止始至之日與之立科條坐曹不少休或相

勞苦曰公儒者翰墨職也米鹽且敗公意或相詆毀曰是銳始者
久必怠然欽止爲之將三年也蓋如是而後安夫材力不任其事
冒焉以居材力足任矣苟且以自便小官可也官益大任責益重
又將冒焉又將苟且焉一身或免矣如國何此時俗習以爲常而
古人所大懼師文磊落遠器今乃局促於委吏之末日與市井小
人商榷銖兩惟恐無贏餘以登有司之課誠若有可厭顧官以是
爲職欽止私憂執事之怠也是以有前所陳願少察之昨書推譽
皆過其實謹避席不敢當置規皆中其病謹再拜受賜朋友道絕
久矣今爲尤甚平居接盃酒出肺肝非專道義之交皆勢利之求
也陽爲道義陰爲勢利尙多此族一臨危機真情乃見若夫相期
於寂寞之濱見賞於歲寒之後善以相稱不善以相戒此前修之
高風而欽止非其人也乃幸辱焉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誦
此章以爲左右之報冬候凜凜未見伏惟進學自愛

謝祭酒司業書

周行己

古之爲天下者至簡易也舉天下而付之百執事使分爲之未嘗
認認焉致疑於其人蓋先之以庠序之教孝悌之義使人人皆知
仁義之行而無犯上作亂之心然後委之以府庫而不疑其竊與
之以封疆而不疑其叛託之以社稷而不疑其亂非謂其法制足
以使人不能竊且亂也能使人不爲竊且亂也後世之爲教者異
於是矣大開祿利之路以誘之於前而嚴其法禁以驅之於後使
天下之人皆搖奪其忠實之良心而顛沛於利害之間上下一道
而莫之覺也是以天下之人生則溺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
俗崇尚之言以仁義爲迂闊不切之務而甘心於得喪寵辱以爲
實有嗚呼胡爲而莫之覺也昔之舉天下之善者莫不歸之於舜
舉天下之惡者莫不歸之於跖而孟子以爲舜與跖之分無他義
與利之間而已夫天下之人莫不爲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舜
莫不爲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跖而匹夫單行一不受嗟來之
食此其爲義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與之者謂其已有舜之心

矣尋常之人簞食豆羹之不忍此其爲害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
以惡之者謂其已有跖之心矣是故聖人之所恃以爲天下者爲
其有善教以養天下仁義之心而君子之所以自重其身以有仁
義之實也行己生而守父兄之訓長而聞先生長者之言皆以爲
如此是以平居不忍一日僂焉其躬取利於君子之所賤蓋嘗三
省於視聽言動之間不使斯須有不慊於心之餒謂古之善充擴
仁義之心者其要在此比者 國家欲得天下可用之才而舉天
下之士各付之有司使觀其仁義之言以求其仁義之實而行己
嘗以其所知者寓之於無能之辭以應有司之問而或者因其言
以得其心謂其學之不苟也迺越去等夷拔於數千百人之中不
責其記誦疏略不繩以科舉法度而特取其心之所存者如行己
者抑何足道而有司所以取士之意甚美也夫爲國家養天下仁
義之才者太學也爲國家得天下仁義之士者有司也然則行己
亦自有心矣故因近世舉子之常禮而得以區區之說致謝焉

上丞相曾子宣書

晁詠之

詠之聞禍福成敗非獨天命實人爲有以致之古人論天人之精
微窺機變之源本者蓋及乎此矣不可不察詠之不肖獨喜妄論
天下事以謂治亂存乎時所以致之者繫乎相故嘗考古今之迹
而論之曰有一時之相有萬世之相其術出乎一時者雖工必拙
暫安必危禍不勝諱其術出乎萬世者當年享其利國與家皆蒙
其福愈久而愈傳周召衛畢身致天下多者輔四世蓋數十年其
子孫亦數十世其賢至今不已商鞅李斯相秦當其盛時天下有
識者已知其必敗勢處廊廟之嚴而身無旦暮之安其辱至今亦
不已蕭曹魏丙與其他名公卿非必有往者聖智之姿其術是也
卒享安榮王導當晉之東輔中才而建危國外又有王敦之嫌其
術是也遭時處變而不遷其後世之盛實終江左裴度之相自憲
宗歷世多故其賢不傷李德裕相一武宗可謂盛矣而禍不旋踵
使裴度不死及相會昌其功烈可致而禍敗亦不及魏暮季世賢

者也德裕以謇楊李所薦亟貶逐之如此禍何可免本朝呂文靖
三相而身愈安其間蓋多事矣而禍不及王文正輔政十八年而
寵不替此三公者其事甚簡其身至逸其享富貴最久至今爲大
家近時以來事多反此亦其操術然也周召衛畢下及文靖其術
出乎萬世故祇恪謹審戒乎妄發利於今思其所以害於後快於
我顧其將以復於人屈折於天下之士使導宣德澤逮于遠邇天
下歌之屈仰其惠故蒙讒毀而毀不替遭時變而變不危其子孫
亦有無窮之福商鞅李斯德裕非不才且賢也其術出乎一時故
矜其智能倚其勢利於今不思所以害其後快於我不顧將以
復於人抑天下士顯與之爲仇無近民之政使天下惡聲必出於
已故寵極勢殫時遷事變則禍不勝載然則禍福成敗果有以致
之非獨天命果不可以不察往者執事在樞府輔佐造膝之言廟
堂論爭之語天下仰其德而蒙其利知執事之於國忠也士大夫
失職不得進有才者抑而不得伸執事周旋獎激如謀己私知執

事之於善人厚也異時州郡聞黃緣軍興以漁斯民者執事察見
不少貸知執事之愛吾民者深也善人之譽執事者日益多道日
益光而名日益美故執事遂相今天子豈非有以致之乎然執事
位益尊天下所以望執事者益眾執事益宜加意於在前使恩信
及於士大夫而德澤浹于天下益屈已下士無愛爵祿使無遺材
賢能者登進疑危者消釋破碎比周達爲和氣無賢不肖皆能誦
執事之功德而草野小人外及四夷皆知仰執事之名姓朝廷有
太山之安吾君有神聖之治執事亦有無窮之聞實惟萬世相之
術以永富貴建功業都美譽而貽子孫豈不偉歟詠之愚不肖
自先人棄諸孤也奔走於衣食行年四十而老詩書志日益遠而
身日益不偶可謂窮矣然未嘗以一語鳴其哀於王公大人之前
今獨於執事之門發其狂瞽者知執事之明允以致是而詠之之
言亦宜聞於執事塵冒鈞聽俯伏待罪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啟

賀刁祕閣啟

回穎州曾學士啟

賀舒州李相公啟

免奉使啟

答胡秀才啟

謝館職啟

與晏相公書

回文侍中啟

回諫院傅龍圖攀違書

穎州通判楊虞部書

回寶文呂內翰啟

賀呂相公兼樞密啟

楊億

劉筠

夏竦

夏竦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宋祁

| | |
|-----------|------|
| 賀呂待制啟 | 宋 祁 |
| 定州謝到任上兩府啟 | 宋 祁 |
| 賀參政侍郎啟 | 宋 祁 |
| 鎮府謝兩府啟 | 宋 祁 |
| 賀司空呂相公啟 | 李 淑 |
| 知陳州謝上啟 | 張 平 |
| 上鄭資政啟 | 劉 敞 |
| 知永興軍謝兩府啟 | 劉 敞 |
| 上郭侍郎啟 | 王 安石 |
| 謝王司封啟 | 王 安石 |
| 謝提刑啟 | 王 安石 |
| 上韓太尉先狀 | 王 安石 |
| 知常州上監司啟 | 王 安石 |
| 賀韓魏公啟 | 王 安石 |

| | |
|---------|------|
| 賀致政趙少保啟 | 王 安石 |
| 賀致政楊侍讀啟 | 王 安石 |
| 謝高麗國王啟 | 王 安石 |
| 謝知制誥啟 | 王 珪 |
| 謝相府啟 | 蘇 洵 |
| 賀歐陽樞密啟 | 蘇 洵 |
| 通倅謝兩府啟 | 姚 闕 |
| 賀刁祕閣啟 | 楊 億 |

羣玉之府圖籍攸歸承明之廬俊賢所聚自非兼該文史洞達天人擅博物之稱負多聞之益則何以掌蘭臺之祕記辯魯壁之古文克分豕亥之非榮對鬼神之間允資鴻博式副選掄恭惟某官竹箭貞姿天球祕寶一自翰飛南國便歷亨衢奏賦梁園載居右席薦紳之所推慕負展之所嘉稱羣公奉金以交驩諸生攝齊而請益矧乃紫宸引籍紅旆行春循吏之謠益喧於十部望郎之選

荐歷於三臺公望愈隆天眷彌厚屬簡求於髦碩用刊正於縑緗
輟明庭伏奏之勤副延閣細書之選矧乃育材之地適鍾下武之
期禮遇甚優不至子雲之寂寞品流以別且無方朔之詼諧某限
符竹之所拘指風期而尙阻願言慶抃倍異等倫

回穎州曾學士啟

劉筠

伏念褊局至庸孱軀多病暗於機用動涉馳恥介寵以趨風甘
受嗤而擯迹向者起於將廢擢是無聞猥玷綸曹仍參靈職帝言
郁穆殊無演暢之工王度清夷深積優游之幸自惟竊吹固極常
涯矧乃金馬蘭臺名儒舊德榮滯者過半零落者實繁孰謂鯁生
更希殊進誠以衰門積疊諸寡食貧嚴助豈厭於直廬郝愔願補
於遠郡乘穰守之方闕荷堯聰之俯從聚庇本宗才罹歲籥豈期
優詔處移近藩獲依仁者之鄰實出非常之契適將敘款俄辱誨
函披贈錦之英詞徒知誘進示異牀之謙旨殊匪爲儀欣悚交懷
銘藏奚克

賀舒州李相公啟

夏竦

伏審肅膺鴻沛起殿大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沈正秉彝清和懿
德經三聖之變紬繹惟深貫萬物之儀臣隣有翼曩屬先朝違裕
臣黨興姦密嘯羣邪陰窺時柄允繁哲輔克殄凶謀防檢未萌澄
綜多辟虹氣由是霽止霄塗爲之密清精貫三辰賴深百辟終以
治聞飛語引去上司傳致深文越處遐裔孤節彌諒高揖自沖据
榮悴之交人言無間失左右之手國體幾虧大號繼明巨慝咸露
狐鼠失其深穴豺虎食於諧人協氣雲翔皇朝電照澄洗司制延
卽舊臣眷惟襄贊之賢首被優深之渥慰藉良厚毗倚增隆袁安
涕洟念深於王室謝傅憂樂望結於蒼生雖暫假於鎮臨必坐階
於密勿至公來復有識相歡薦紳攢耳以聆風斯文聯冊而刊美
洪惟高範絕出常均某恪守郡條欽聞朝渙不獲拜伏車下奔走
道周但私慶於單危將永歸於挺鑄

免奉使啟

夏竦

比膺使指往奉歡盟選授至艱道塗差近况多侑幣實濟空拳然
念頃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
之拜哀深陟屺忍聞禁休之音車府露章槐庭泣血王姬築館接
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游遂輟荷兩宮之大庇戴三事之
昌言退安四壁之貧如獲萬金之賜某官力持名教素獎孤寒屬
商利於摘山闕言心於奏記何圖驛置先墜書筠俯哀蹈義之心
不辱資忠之訓永惟佩服何但銘藏

答胡秀才啟

歐陽脩

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脩德而自厚論材較藝則下或衍己而忘
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寢久之俗益薄惡而可嗟習見
為常遂安恬而不怪伏以秀才學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
強方韞藏而待價豈期誤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家顧良時之
難得譬夫餓者雖恥嗟來因而無言亦將不及既一慙之莫忍遂
兩訟以交興逮乎究窮果自明白矧朝廷之選士惟寒俊之是先

雖爾初屯理將後得必也涖官學古為政臨民當獄訟而平心視
斯為戒利公家而忘己効以必爭苟終身之不回雖一眚之何患
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可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
明辨是非形長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鑒之惠但慚淺識推竭至
公漁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不為

謝館職啟

歐陽脩

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籍之初六
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卜醫禁咒神仙黃老浮
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為書林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
因其校讎得以考閱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
怪之說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博之彥
出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工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
以平居優游素服其業館以禁署食於太官詩菁莪之育人才易
鼎飪之養賢者凡在茲選得非茂歟然而廩重職閑則未免尸祿

官無吏責則可容幸人若脩者以寒陋之資被文藝之舉自初營職已與書筵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羣賢論撰之眾而脩方被罪譴竄之荆蠻流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毒凡萬四千里而後至于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形意俱衰豈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眾功豈有微效奏御之日鳧鴈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會實有覩於面顏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佑明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眾勞不忍獨棄遂令忝冒出自生成在於顯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為歌詩稱頌聖朝功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與晏相公書

歐陽脩

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疎孤拙之心

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尚屈蕃宣每膺圖任伏惟上為邦國倍保寢興企望旌麾無任激切

回文侍中啟

歐陽脩

竊承顯奉制恩薦膺寵拜伏惟驩慶恭惟太師侍中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邃喜聞履舄之聲從容語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者哲是惟先帝之臣宜加異數之優以為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藉有素之威名然而患輕四支不是爬搔於蟣蝨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即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挹曲示誨言趨賓屐以無由積感悰而徒切

回諫院傳龍圖攀違書

歐陽脩

脩猥以非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仇已積於邱山近蒙
睿恩曲徇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年荷聖主之保全賴公朝之議
論俾獲奉身而退方懷去德之思諫院龍圖舍人深閔孤危特廷
誨翰意愛勤甚有踰平時風義凜然可激薄俗仰止門仞莫違敘
違銘之肌膚永以佩賜瞻依之懇敷道奚周

穎州通判楊虞部書

歐陽脩

脩啟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遽此睽違實
增感戀但以柅車之始視職方初雖云陋邦粗有人事加以大暑
遂成病軀旦夕之間方思布款急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
履清勝脩以衰朽得以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
寞之爲樂須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回寶文呂內翰啟

歐陽脩

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陞華內閣仰惟道德名望之老久
淹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誠兼孔光之謹密豈止典謨潤色
朝廷遂變於斯文固以朝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
之任而姑副仄席之求凡在縉紳皆同慶抃况於庸鄙最荷知憐
而多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閑成懶顧與世而益疏豈無嚮慕
之私殊闕寢興之問敢期惠眷先辱誨言世路多虞方歎風波之
惡歲寒已甚始知松柏之心感慰之深敷陳奚旣清霜戒候內直
方嚴惟冀珍調以符瞻詠

賀呂相公兼樞密啟

宋 祁

伏承光膺朝制兼總天樞伏惟慶慰竊以三公之尊古無不統五
代多故職乃有歸別咨邇臣以本兵柄部分諸將直出於禁中參
決其兵不關於公府承流寢失革弊在權惟時宗工克對明命某
官世基厚德天畀大猷熙載之勞則歌於六府三事寵任之美則
詠於嵩高蒸民協濟聖功丕冠皇極然德有重儆運無常安遼種
寒盟羌酋盜塞保障四鄙未使窮追調發千金不無煩費上意尤
注時柄難分果屈上公臨判中務擇清明之便日布焜煌之冊書

百辟歡聞多方抃極方且坐料脆敵陰伐詭謀案邊吏之瑣甚精
轉關中之漕相繼漢渙萬里決無不見之明曲逆六奇遂倚先幾
之勝奮庸有待訂美無倫某適縮州章方遙謁舍詔文布下私慶
叢於

賀呂待制啟

宋 祁

伏承祇膺召節將造昕朝詔目疾騰士倫交抃恭以某官食德雖
舊挺世自高使煩而能與聖胥會河朔艱食縣官乏財首膺僉求
大經用度游刃於肯綮之地遺秉於滅裂之餘勤勞三年兵以足
食殿最百吏察不過條見效者明清議惟允用虛前席之待趣於
追鋒之還至於邊保盈虛士夫臧否料敵人有以進退繫今日所
以安危必爲上言以救時弊然後徐副民望安步台階再世司徒
紹鄭人之前美一門宰相匪衛公之獨賢祁素接游從久棲蔭映
側聞稱姪陰禱延登慎夏有初舍祥惟競

定州謝到任上兩府啟

宋 祁

仰對明緡俯循華組地由邊重帥以儒榮任不值能顏無容愧竊
念祁短謀腐學病質衰年自宜力於藝文不應強以軍旅比者承
乏真定臨制中權率職半莽無治言狀方襍被以須去俄假節而
益遷進領博陵深控幽朔營屯蓄集亭鄣蟬聯列屬九州有宜得
便於事哀眾十萬無日不討於師號爲劇藩當待賢牧寧茲鯁懦
再忝僉俞伏以某官明總庶官輔興邦緯廣十取五之路收百有
一之長謂愚可矜雖拙猶用遂俾文吏超攝元戎所賴虜運百年
天聲萬里戍餘臥鼓之息城無早闔之虞操筆可制豪傑之驕持
簿可期租賦之入倚國爲重積日效勤不然巢林一枝素省身而
斂分假令入竹萬箇甘贖罪於曠官埏冶不私幘幘知所

賀參政侍郎啟

宋 祁

伏審光奉制書進知機務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函德之厚剛中而
明旅力四方寅亮丕績邦被風教用飪民瞻天賜耆明俾輔王室
果咨魁壘之彥入佐調燮之宜追鋒疾驅前席延拜揭日當午物

無斜陰推雲崇朝澤有餘潤赫蹠行下薦笏歡聞祁方守塞防側
聆恩册振構私喜詣府莫諧

鎮府謝兩府啟

宋 祁

常山劇部全趙故封地聯六州身擁三綬任踰于分榮不償慙伏
念祁爲術空單稟生尪怯叨華禁署謬籍經筵惟孤拙以自持無
游說而爲助年將壯邁疾引衰來遂丐外除冀逃多悔國有賢翰
朝無廢人料自閑州受以戎閩因過都而俾謁緣重帥而許遷敢
留于行已踐而職此蓋伏蒙某官助邦善育爲上亟言齒擢誤加
庸底思報竊以河朔之地天下勁兵分四帥臣皆一都會然而狂
承平之習訓練弗精因流饑之餘廩帑常乏馬不充士官靡值才
莫府欲仰給之饒度支辭經用之窘交相爲患未知所圖伏冀廟
謀深體邊務峙隄於未潰之日投藥於可療之初誓當悉心稍期
集事守符云始趨府方賒託庇高明叩衿危戀

賀司空呂相公啟

李 淑

伏審顯奉制書進開公府馳郵旁告望履胥歡恭惟某官直德閱
材懿文淵識感會明聖奮庸宰衡陟降三階綢繆四近扶翊於帷
墻之漸啟發瘖謨燮熙於鼎飪之和揉正皇度基於忠直而其用
若晦發爲經綸而迭使以煩士鑿有歸王室是賴固已功輝當世
名高古人自兵禠之騷邊屬廟謀之待畫舉圭趣召則民識所從
斫案定疑則師有必克矯前違而不伐制勝策以無遺帝眷攸先
恩章果沛諭於輿誦以合賢期在昔揆路之升及此歲陽之變若
時拜袞未日疇勳姑以遵漢傑之奇成遲周時之凱入詠王體以
爲急非私抃之敢謠埽門之餘蔭宇知庇限有印章之繫莫違賓
館之趨企戀忻翹叢集丹悃

知陳州謝上啟

張方平

太皞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媯之後爰開盛德之封承京師首善
之流實勳舊均勞之地祇膺朝命濫領藩麾伏念方平平世爲修
散材乏用薦更臺閣之要久司戶牖之嚴海鳥暫留亦受太牢之

宋文鑑卷百五
八
饗風簫忽過豈諧雅奏之和頃解郡章獲歸里社冀安末節遂以窮年攝迹閑曹分從於病廢長民近輔復被於詔除此蓋某官秉國治均贊時化育亮采通於百志燮友周於萬微大道甚夷至誠斯格敢不仰虔存錄自力衰疲更礪鉛刀聊施於一割所憂驚乘難効於長驅

上鄭資政啟

劉敞

邈遠符光亟遷歲籥晞虹蜺之隆耀渴江漢之清流心如旌搖訊將雨絕伏惟坐鎮南國翕靈純禧恭以某官稟靈山川爲世梁棟邁一德以齊俗含至誠而協中往者董正武經毗參公鉉折衝出於樽俎威令被乎夷戎茂功越成優詔均逸雖帝堯四嶽之任下統諸侯而姬旦九戩之詩咸思衮服矧惟注意固亦匪朝敞聞於知人幸茲守土誠陶鈞之遠及趨檠戟而無緣仰冀上爲廟朝益綏福祉

知永興軍謝兩府啟

劉敞

雍州上腴見稱前史秦地四塞實雄諸侯至於人物車甲之饒風聲謠俗之盛擇守未易得人爲難豈有抱空疎之姿守樸陋之學材不洎眾智非過庸擢從講闈假以威節兼四千石之重連數十城之封自視缺然曷以稱此此蓋伏遇某官專運鈞之化隆作夏之功至和平分羣力並用不受美錦曲從庇身之求申錫介圭略比元侯之舊蓋觀國者以處遠爲陋事君者以居中爲榮揆能苟微冒寵思過固當勵斷斷之節立優優之風庶幾所長尙有云補下塞讒慝之口上答甄銘之私

上郭侍郎啟

王安石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等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小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佗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

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悃悃發中臨啟怔忡果於得請

謝王司封啟

王安石

伏念安石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頽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為是書文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矜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職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戀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啟

王安石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遭值使車按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違離尚新企仰殊甚茂惟賢雋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褒陞之寵倚立以須伏惟為上自頤副人所望

上韓太尉先狀

王安石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筴之用有疏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曰疏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効幕府文書之眾或以為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願階緣於疇昔無因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污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慙固陋有玷獎成將次郊關即趨牆屏其為感喜豈易談言

知常州上監司啟

王安石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諷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安石鄙陋之質拙疏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詎勉仕宦聊盡為貧之謀苟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羣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顧神明之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欲未遂一身

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雋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
用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迎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
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上稱督臨
下寬凋瘵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煩
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芘賴未期
望履尤切馳情願順節宣以需褒寵

賀韓魏公啟

王安石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
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
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秀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
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
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
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眾人之所未嘗任大
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疾荒迷慈聖以

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眾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
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
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
世救靈四方岫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
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安石久於庇賴實預甄
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
高閣非敢忘於舊德逃聞新命竊仰遐風

賀致政趙少保啟

王安石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繇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師保之位殿
廷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高年之樂伏惟慶慰資政
少保昭懋賢業寅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
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
未卽披承徒深欽仰

賀致政楊侍讀啟

王安石

伏審得謝中楹戒歸下國孔戮致仕議臣雖願其留疏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絕取道阻長繫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必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既耀於將來智略之闕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安石望塵非數見器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止

謝高麗國王啟

王安石

伏以畿疆阻闕觀止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旃及國摯寶在庭逮以好音申之嘉惠眷存卽厚慰感實深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修猷訓纂榮懷之舊服襲壽豈之多祥冀順節宣深級福履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謝知制誥啟

王珪

載石史之筆初冒於清光典四禁之文遽更於近職寵非材稱幸出意涯竊思帝廟堂之尊富家國之盛而能鼓舞天下之動神明天下之幾非典謨文章號令風采恐未易講寥廓之治追醇醲之風蓋在古二帝之遺書而大訓之所基本在天太微之西掖而元命之所淵微有如起兩都之隆致開元之楹其間詔書之始下政事之所施固多高文大冊之傳嘉謀讜議之益使王言溫潤而主澤汪洋當時得人後世載美有赫昌會於皇彌文上有帷幄宗工鉅臣以經綸風化之源下有蘭臺鴻儒碩學以闡劇精禋之際况名命之所出而禁嚴之所司匪肩異倫實點華序如珪者姿稟沉霽器能枵疏學承之迂闇於古今治亂之適識滯於用藐亡賢知馳騁之奇偶濫借於計文幾躡先於辭級往裨劇治趣駕屏星之車還預雋遊誤對高門之地未及承明之履已攬司會之繁一涉丹墀得識天子之能事更持紫橐媿亡史臣之多聞敢意睠獎之靡遺迺擢瑣涼於非次給北宮之札才奉試言之榮答淮南之章

俄參視草之寵重念去書林之直有先人手澤之存卽綸闈之趨
仍伯氏詔文之舊豈容單陋寢竊高華茲蓋伏會某官以材猷粹
純覽文雅之望以風誼高博望名教之歸啟迪當世之事功樂育
四海之豪峻如大庭之旅萬玉不以珉珉而卽捐如匠石之區眾
材不以梗楠而後巧致繆茲舉以矜無庸敢不佩飭訓辭參祈體
論矯其一切之習策所未至之難慎漢制之頒期盡追於三代揚
堯言之善使益誦於四方或犬馬未衰冀涓塵有補庶切君恩之
報敢忘已日之私愚心區區未識所錯

謝相府啟

蘇洵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譏於世學
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宦壯而不仕豈爲異以矯
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
晚而自慙蓋人未之知而自銜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
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爲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

屢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復將何爲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於
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召試而審觀其才則
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於上則洵之意以爲近於強
人遂以再辭亦旣獲命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
而敢望其曲加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昭
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暢威刑所加不暘而熙不寒
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
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饑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
爲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
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爲矯孔子不爲卑苟窮
其心則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裁
擇

賀歐陽樞密啟

蘇洵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謹譁朝野響動恭惟 國家所以

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雖號百歲之承平未嘗
一日而無事兵不可去職爲最難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
民政伏自近歲屢更大臣皆由省府而來以答勳勞之舊一歷二
府遂超百官既無跂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實深
蓋因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舉代所
推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顧惟平昔起於小官
曷嘗須臾忘於當世以爲天下之未大治蓋自賢者之在下風自
今而言夫復何難願因千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爲
喜宜倍嘗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
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通倅謝兩府啟

姚闕

故毀譽是非之相半向緣一第偶竊小官區區於米鹽簿書之間
無所增益於舊學錄錄於繩墨法制之下固已喪失其本心適丁
先帝之御圖閔悼太常之廢禮謂所職者因緣而無責故其書
皆顛錯而不完歲時凡欲按行聽於胥吏之所舉朝廷將大興作
詰之有司而莫知以國家文物憲章之盛儀而君后祭祠燕享之
大法遠則迹商周之故事近則追漢唐之遺風或革或因有損有
益苟至於殘脫而不考將何以依據而奉行求其本末之並存莫
若簡編之備具俾有定責遂立別資顧惟不才輒亦被選然而案
牘繁多而義皆無統紀綱疏略而事莫得詳夫以鄙陋不學之資
而當纂述所難之任勉焉或局浩乎無涯磨精畢力者五年補闕
收殘者百卷雖未足發揚休美大本朝制作之方亦聊以綴緝
緒餘備來者考求之用然不能秉義以收處保職而自安頃因天
變之來妄以芻言之貢擊排所至徒有愛君之善心忌諱不知殆
匪謀身之良術幸賴 主上寬仁之厚明公保庇之全謂罪雖可

戮而志亦無他言雖甚危而事或不妄特獨深憲俾得自新出於
莫大之恩獲此非常之幸引身自咎固絕望於當時竊祿苟安諒
卜休之有日惟其沐浴於盛德之際歌詠於太平之中凡外物之
儻來皆虛心而順受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啟

謝倪評事禮書

代賈內翰答蔡州錢龍圖啟

代王給事回陳待制啟

謝永興軍知府王龍圖啟

代問候程密諫啟

代謝兩府狀

代韓待制到任謝史館相公啟

謝除校勘啟

與孫觀文啟

賀致政少傅啟

回登州知郡司封啟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啟

陳襄
強至
強至
強至
強至
強至
強至
強至
強至
蘇軾

謝應中制科啟

賀楊龍圖啟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賀呂副樞啟

賀文太尉啟

登州謝兩府啟

謝中書舍人啟

答試館職人啟

謝賈朝奉啟

賀范端明啟

上參政侍郎啟

賀諫院舍人啟

賀蔡密學啟

謝館閣校勘啟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王安國

沈括

張載

林希

謝中制科啟

賀河陽文侍中啟

謝倪評事禮書

蘇轍

蘇轍

陳襄

襄聞古者師氏教女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

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然後能修身行禮循法度奉祭祀以配

君子而成室家之道也襄有先人之子蠢愚弗能教徒聞古人之

大義而未能志其一二今足下順先典貺襄書禮以賢嗣秀才德

成業茂將卜昏事惟以襄貧賤之門是擇實非其宜既辱嘉命襄

不敢辭敢不夙夜教戒以勉承宮事

代賈內翰答蔡州錢龍圖啟

强至

承即便時已開尊府蓋賢者以出處一致因請宣風天子恐侍從

久勞遂容均佚寵之士諫之優秩付以中京之輔邦未列慶函首

紆榮贖矧本朝之雋老實延閣之真儒力通聖言俛首華編蚤勸

經帷之講日瞻法座之光厭事朝游樂觀藩政然而公卿要明大

誼自昔推崇左右思得正人匪朝升用伏望爲國自厚副時所傾

代王給事回陳待制啟

強至

伏審茂對制恩榮躋法從側聞異數竊抃丹衷於皇聖辰若考古道繩累朝之遐武做二閣以右文倬彼天漢之昭回揭爲寶宇之目坦然帝制之明白祕厥宸篇之辭並延儒臣增重禁職居則備法座之清問出則扈德車之順游唯特傑材乃稱華選伏惟某官氣涵渾厚道際醇深蚤踐積星之垣久提太史之筆綴應劉之賓客方司朱邸之裁賤聽禹啟之謳歌遽際洪圖之纘服首擢東藩之舊進陞近侍之聯矧日月之親逢有風雲之盛會弼謨新政惟故事之甚明舒鬯元猷抑輿情之所歧未修慶問先貺珍函過巽枉辭益銘謙矩永言感懌奚盡鋪論

謝永興軍知府王龍圖啟

強至

幕府初開謂必收於豪峻辟書累上終無異於庸庸自應所知之求莫如茲舉之確旋叨成命增悚懼衷竊以陝服以西雍都爲劇帥壓五路兵雄萬屯從來長人得自選士雖指麾一定但專委於文書而綏御兩間亦與聞於論議參是幾事要之傑才若至甚愚無它可采驅馳州縣唯簿書期會之是知生長江湖何車甲訓齊之曾試乃冒從軍之選殊乖責實之宜非保任之使然曷饒慶而及此斯蓋伏遇知府安撫龍圖誼無求備請在必行存心獎提極力論置始奏已光於疏賤矧至再三短能絕跂於高明靈禪萬一第堅素守益考舊聞侍經遠之談使少知於方略免陋儒之誚期自奮於功名庶幾立身以報知己

代問候程密諫啟

強至

被命中宸效官南服門墻愈遠慮遺冗外之蹤賤牒不時懼贖高明之聽仰惟坐鎮俯順生經恭以某官亮節在廷懿文表世早紓賢業自結主知陞諫署之華班兼樞庭之祕直中外荐歷明哲惟均父母一州猶鬱於清議領袖百辟行副於具瞻俛惟下僚嘗備屬吏庶終塊圯之造以就生成之恩

代謝兩制狀

強至

祇奉明綬就叨寵寄京畿近服邦漕重司併集茂恩驟加庸品切以爲國領計須官得人饋輸中都不脫民而厚上澄序庶位不簡賢而附權具足兼長乃名宜職苟容竊位曷弭公言效局無堪瘵官有素江淮易任曾靡寧居金穀主謀恍迷舊習豈謂浩繁之委不遺孤冗之蹤此蓋伏遇某官言味借優褒華引重振拂汚滯矜憐介愚寢聞當展之聰遽復外臺之命敢不周旋乃事恪慎厥脩永矢捐軀仰酬知己

代韓待制到任謝史館相公啟

強至

易甚難之道任俾總外臺得嘗失之寵榮復聯內閣云初賦事已懼隳官於皇本朝分置諸道惟北土漕權之劇職蓋軍須自昔之尤煩繇頻年水沴之餘殃顧民力至今而未復加用度之百出無利源之一遺宜得衣冠之偉能老於金穀之要術因才以授於職乃安如某者器無所容技有俱短蚤知忠誼之自勉晚喜功名

之可爲大河以東全陝之右計符連領固嘗歷董於輪將治狀絕稱曾莫少成於績效既有所試是云不能矧在朔陲最曰要部豈宜煩使乃屬寡才省其由來何所自得復此假人之寵良繇造物之私此蓋伏遇史館相公首贊萬微更新百度宰論可否朝倫慘舒以後效之足求靡尤人於旣往雖匪功而亦用庶勸士於將來遂俾拙疏訖叨甄擢敢不圖講長利澄清屬封弗顛聚斂之能兼拊凋罷之俗罔有貳事少酬大鈞

謝除校勘啟

強至

祇荷寵擢不任戰兢竊以國家右文寢昌聚書增廣經始靈蘭之祕發揮河洛之文表章著明淵源深厚然惟道術分裂時師異言下逮九家猶瘡於野彼雖小道亦有可觀故稗官以芻蕘而弗遺詞賦比博奕而蒙幸采獲非一多愛益新名山之藏爲空廣內之策加倍而後實事求是聚精會神芟夷復重筆削僞繆是以圖書之府貴比列星之居校讎之官寵甚治民之最自非精力過絕

篤志淵微言古而能驗今聞一足以知十則何以辯雌蜺之爲字
信魯魚之失真子雲沈思塵能宿職安世默識乃爲得人伏念放
生質晦冥天機黥淺染人僞而逾久求俗學以復初顛冥失圖在
苒過壯性不傷生慨嵇生之怨憎居甚畏言慕夷吾之老吃曩者
拔自邊邑擢處膠庠經汎爲通非有專門之效器不周用動詒方
柄之譏 先皇帝志在育材詔從試可白衣不召徒愴恨於崔駰
賜劍猶存尙孰何於衛綰逮禁林之給筆慙髦士之比肩所貴莫
邪干將爲其立斷惟是朽株枯木獨賴先容然而地寒者品常後
人數奇者功不中率顧惟孤落甘觸報聞豈意龐恩橫加弱植委
蛻塵滓濯質清流捫心自驚非萬有一之覬望屈指默計儻十失
五而在茲靜言伏思實有幸會此蓋伏遇某官彌綸帝載幹旋化
鈞大受小知未始違於精鑒言揚事舉蓋曲盡於所長底是庸虛
冒于甄錄謹當思浚明之成德勤竅啟之淺聞砥節礪行以爲脩
臨淵履冰而申誠桑榆之景尙冀於晚收管蒯之微無忘於代價

上酬洪造次答厚知

與孫觀文啟

強至

跼守陋邦坐賒賓館誰謂河廣曾微杭葦之艱畏此簡書居積道
躋之歎恭惟節宣時若啟處用康伏以某官德崇國華智兼人傑
幾深開物以成務侷儻扶義而濟功內參帷幄之謀外膺方面之
寄夫倚伏之效巧厯猶知其必然汚隆之期賢者蓋有以無悶是
故稱子文之美爲其去令尹而弗憂言仲華之賢亦曰褫龍章而
無愠矧以全德邁眾達生徇天宜其捐芥蒂而何疑寓逍遙而自
得推數循理已符傾否之占求舊記功方盡樂終之義勉祈善毓
以副禱詞

賀致政少傅啟

強至

伏審中詔推恩上臺得謝參青宮六傅之貴保安車賜几之榮休
風穆然輿情仰止恭以某官全德邁種英猷濟時士林以師保而
允懷王室繫股肱而是賴雖大雅作誦老成重於典刑而高賢所

存功名付之天道由是辭台鼎之機任卽候服而偃藩貌體之隆固弗遺於黃髮止足之計乃獨得於素心遺塵垢於儻來卽逍遙於物外揮金之樂不減於疏公掛車之榮足踰於廣德竹帛所載今昔同符歧聞英聲側深景行寓高門之地親長者之謀瞻仰之誠一二奚旣

回登州知郡司封啟

蘇頌

嚮者某官奏南司之課膺中詔之褒進左曹於省聯領奧藩於海裔蓋切循良之選爰咨端諒之能自承擁傳之去東居悵拊塵之坐隔懷鉛自窘未遑緘候之儀占牘不忘首辱惠存之問聆布條之伊始惟善俗之有方政務多聞福基眾厚伏以某官與學敏識峻節孤風得古人之清通爲來者之矩矱郡邑之政沛然謠於民言臺蘭之模凜乎肅於朝著方倚直繩之用遠膺半竹之行昔者由御史而爲省郎唐官謂之清望出諫官而補郡守漢臣因而自陳矧惟碩哲之謨允協前良之美諒茲出守聊爲外資詠中和之

詩已宣於主澤還顧問之列行奉於帝俞榮據顯華之塗允爲孤拙之芘適臨歆暑坐遠清言願遵御於氣冲冀宜符於善禱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啟

蘇軾

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樸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繙采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

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眾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排使得措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

謝應中制科啟

蘇軾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奄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

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考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疏畧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之益慚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

伊周之業爲己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爲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
太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薄寵厚
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

賀楊龍圖啟

蘇軾

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
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 今朝廷之上號爲無
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眾弊之原猶或
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
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
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
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
頃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然一身之譏固足
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遂因循而不振
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

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
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騎頃持銓衡實識官
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爲虛名軾最蒙深知愧
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
之論但以外無由至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其
高難繼之風凡在庇麻其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
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
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捐葺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
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
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
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
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履

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為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呂副樞啟

蘇軾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慶慰竊以古之為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望重者無所為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藜藿為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

賀文太尉啟

蘇軾

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踊躍之懷實倍倫等

登州謝兩府啟

蘇軾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為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耀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鉛少答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啟

蘇軾

起於貶所未及朞年擢置周行遠參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為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得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楊進而廉儉成風琫縮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

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弃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麟之愚溝中不顧於青黃爨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荐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為著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答試館職人啟

蘇軾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遂秀儒林黨友增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閒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為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

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
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
辭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為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
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我敢私軾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
發策而莫辭識匪通儒懼擣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為
中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謝賈朝奉啟

蘇軾

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攜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已中梁柱過
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酌以隻雞誰副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
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盍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
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
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尚
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涕
於墓道昔孺今袴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賀范端明啟

蘇軾

恭承明詔追錄舊勳名陞祕殿之嚴實遂安車之養仍推餘澤以
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
之際古今以為難言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
天知我絕口不言偉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
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獨
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尚在金縢之匱白日一照浮雲
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事子孫歸沐下萬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授
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龜

上參政侍郎啟

王安國

伏審參政侍郎被書法座贊政台司龜筮獻祥縉紳協望竊以海
嶽形勢非聰明獨運之能安廟堂經綸盡聖賢相濟之成効是繫
丞弼之重以底神人之和蓋均揆百工坐弭瘵官之患而外釐四
鄙默銷猾夏之謀疇咨命世之豪仰稱代天之任幸千齡之胥契

聳億姓之具瞻恭惟某人文妙於古今行孚於典策應不測之變而制作若出間暇議非常之禮而利害莫能動搖凜然名聲播在夷貊北門持橐三朝積潤色之功東府秉均多士發稽留之歎側聞孚號畢罄歡心矧憂患之餘生辱品題之舊賜病骨未逢於起廢朽株尙冀於虛枯引望門闌但馳悃悞

賀諫院舍人啟

沈括

伏審外庭拜命西掖代言英材蒙知清論歸美竊以文章辭令之選茲實法度風教之原惟厚薄邪正之所歸乃治亂盛衰之攸繫纂辭深厚故能通物變之微贊指坦明遂可格天下之動以至諭恩懇惻隱民疲俗之變心申制簡嚴武夫悍卒之奪氣蓋識通於用者則遇變皆合言發於性者則感人易深豈特經綸之大猷茲惟鼓舞之盛事矧欲流風之復古屬當施惠以趨時宜席眞賢上副明主恭以諫院舍人純賦學敏深資性原兼來百善之長獨收高世之譽機靈深造於道德志力久形於功名潤色鋪張固歸大

手建明將順實稟素心審諤霜臺恥混眾人之諾諾講摩聖訓力震大聲之絃絃以樂育則休有成材之風以直筆則刊正後來之法振翼雲漢垂光虹蜺遠近所傳搢紳交頌燦然述作將建一家之言銳於討論庶追三代之業盛際甫期於登贊庶休行被於康功雅辱眷存竊盛欣躍未遑慶覲先屈眷辭深惟降挹之謙祇益感銘之實

賀蔡密學啟

張載

茲審顯被眷圖擢陞要近寵輝之渙雖儒者至榮付任所期蓋朝廷有待謫傳中外孰不欣愉竊以篤實輝光日新而不可掩者德之脩禍福吉凶人力所不能移者命之正今天下謀明守固功累治勤浮議不能搖巨力不能破未有若明公之盛也上知之民信之所不足獨未施於廟堂之上耳頃慶卒內嚮惶駭全陝府郡晝閉莫知所爲士民失措室家相弔繼聞爲涓師所敗潰遁而東其氣沮摧十亡八九雖非盛舉然應機敏捷使大患遽銷明識之士

知有望焉今戎毒日深而邊兵日弛後患可悼而國力既殫將臣之重豈特司命王卒惟是三秦生齒存亡舒慘之本莫不繫之旌旆在秦正猶長城巨防利兵堅甲幸少選未召乃西陲不賁之福載投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眾擔石之儲方且仰依巨庇有恃而生誠願明公置懷安危推夙昔自信之心宜升不息以攘患保民爲己任蓋知浮議強力不足以勝人心奪天命則含識之徒不勝至幸引歧門仞無任歡欣祈俟之極

謝館閣校勘啟

林希

備員書局已忝下陳假職儒林尤非素望始甚疑而終信外彌懼以中慚撫已何堪覲顏無措恭惟本朝右文之盛列聖嚮儒之勤悉聚前世之書遠侔治古之烈雖禁中所覽別貯於太清而秘閣所藏頗多於三館並選髦峻俾資校讎百年之間顧網羅遺逸之不暇四庫之錄猶品類參差之不齊固嘗訂正其舛訛又已撰次其條目積有朽漬寢忘本眞爰自嘉祐以來始詔儒臣更定

就給筆札增置吏員悉發廣內之藏兼訪名山之副於是出於閭閻而應募寫於郡國而送官其來不窮所得益廣互抄以補殘缺相校而除複重一新黃卷之風盡銷白簡之蠹凡擇諸儒而共處或容賤士於其間並列承明之廬仰給太官之膳優游職業得專意以討論從容歲年可觀人之能否遂因奏課例進職名方其始時可謂慎選至於希者何足道哉曩在治平之初嘗預集賢之末召踰朞月遽遭閔凶餘生僅存孤養甫迫比茲再至功已垂成計其舊勞已實何有矧以平時著令先進諸公必由大臣之薦論重加禁林之校試尚須第等然始推恩而希憂患早衰荒唐不學久游吳市莫獲異書未過蜀人安知奇字由趨走州縣之賤登道家之蓬山脫鉤校簿書之煩窺上帝之冊府併爲僥倖徒速嘲譏退思厥由何以致此茲乃伏遇留守司徒侍郎台衡舊德社稷元勳鴻鈞運乎至和以無弃物菁莪喜乎樂育罔有遺材得由下邑之卑擢陪諸生之後良以寅緣之舊迄茲亨會之成遂俾陋愚獲

被嘉寵雖遠施者不以其報而自知者所以為明昔者西漢藏書之多天祿石渠號稱其最盛當時校文之士劉向揚雄得久於其中況今簡帙甚繁鉛槧未已願少假以時日庶得就其編摩豈惟平生多所未見實亦終老庶幾自娛譬夫就市閱書委身為吏較前賢而已幸冀夙志之可償區區之愚有在於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中制科啟

蘇轍

轍以薄材親承大問論議羣起予奪相乘不意聖恩之曲加猶獲從吏之殊寵伏讀告命重積震惶嘉其愛君之心期以克終之譽辭不獲命媿無以堪轍生於遠方有似愚直幼承父兄之餘訓教以彊已而力行雖為朝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許國位卑力薄自許過高言發譴生事勢宜爾迨尋策問之微意實皆安危之大端自謂不及則曰志勤道遠開其不諱則曰無悼後害切以制策之及此又念科目之謂何罄其平時之所懷猶懼不足以仰對言多

迂闊罪豈容誅伏以國家取人之科惟是剛柔適中之士太剛則惡其猖狂不審太柔則畏其異懦不勝將求二者之中屬之以事固非一介之賤所或能當轍之不才過乃由此然而訐切憤悱為知士之所不許因循鹵莽又有國之所樂聞使舉世將以從容而自居則天下誰當以奮發而為意此蓋某官羽翼盛時冠冕多士思盡芻蕘之議以明寬厚之風羈危之所恃以為無憂紛紜之所恃以為定論顧惟無似尚辱甄收感恩至深求報無所昔者西漢之盛莫如文景孝武之賢制策所興世稱晁董公孫之對然而數子者頌詠德美而不及其譏刺故三帝者好愛文字而無聞於寬容豈其時君不可為之深言抑其羣臣亦將有所不悅轍才雖不逮時或見容非懷爵祿之榮竊喜幸會之至

賀河陽文侍中啟

蘇轍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判府司徒侍郎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三
十四
爲而庶務以成此 朝廷所以遲遲於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睠
睠於保釐之命顧惟出處之義實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赤松晉
公安於綠野油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邇全洛政獨止於
民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大難名信後來之莫繼民猶思治恐久安
之未遑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二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三

啟

上韓康公啟

定親書

賀提刑上官正言狀

謝校勘啟

謝中書舍人啟

回馮如晦學士啟

賀翰林曾學士啟

謝館職啟

婚書

答林學士啟

潤州謝執政啟

賀潘奉議致仕啟

程頤 程頤 曾肇 曾肇 曾肇 曾肇 陳師道 秦觀 秦觀 張耒 張耒 張耒

謝解啟

回永興李待制啟

回知河中府宇文學士啟

與常州廖明略學士啟

賀陳履常教授啟

答賀李祥改宣德啟

永興提刑謝到任啟

昭雪謝執政啟

賀同州侍郎啟

謝永興待制啟

上韓康公啟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為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知人之實允
諧公議始厭眾聞頤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格物粗窺聖道之端
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髣髴徒忘懷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

李薦

蔡肇

蔡肇

晁補之

晁補之

晁詠之

李昭玘

劉跂

晁詠之

晁詠之

程頤

和歲豐已足素望言揚德進敢有覲心屬 嗣皇訪落之初乃元
老告猷之會豈虞過聽猥被明揚文陛進登被德音之温厚西清
入侍密宸辰之輝光考於近世而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為愧揣
分則逾若何行為可以報稱惟殫素學勉副厚知

定親書

程頤

伏以古重大昏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歡顧
族望之非華愧聲猷之弗競不量非偶妄意高門以頤第幾男雖
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閤第幾小娘子性質甚茂德容有光輒
緣事契之家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謙厚遽賜允從穆卜良辰恭伸
言定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賀提刑上官正言狀

曾肇

審奉詔書改臨淮甸端人所至善類交欣竊以提刑正言學有本
原行無緇涅鴻筆麗藻兼大夫之九能直道正言遇士師之三黜
少緩追鋒之召復為攬轡之行內顧缺然居常仰止豈意偷安之

跡獲依善貸之仁未即趨風采深企德

謝校勘啟

曾肇

叨榮非據循分起羞竊以道有降升得人則舉士之貴賤繫上所
行國家稽古尚賢因能任職尊朝廷以待非常之豪傑虛館閣以
收未試之英材凡預詳延畢歸遜簡豈容積累輒冒甄升如肇者
稟生多艱受性不敏幼賴母兄之教育長聞師友之緒餘竊玩文
辭居有顛蒙之累欲追時俗故無捷給之材知直道而事人恥曲
學以阿世因緣干祿黽勉入官顧山林獨往之姿乏左右先容之
助分甘流落望絕亨嘉豈圖日月之餘光不問塵埃之末路濫姓
名於冊府尸友教於上庠誦陳言於新學之前處無用於有爲之
會每見譏於疏闊愈自信於行藏迨此歲成亦偕序進此蓋伏遇
史館相公秉心豈弟爲世典刑樂育人材獎成士類顧惟弱質久
玷下陳徒窺夫子之文章豈識周公之制作蚤蒙收引曲荷并包
致葑菲之弗遺實陶鎔之有素敢不紉尋舊學尊信所聞不忝不

求肯易終身之守無適無莫庶幾惟義之從非徒成自愛之私亦
以答大公之施

謝中書舍人啟

曾肇

叨居近著與典贊書自顧無堪將何以稱歷觀虞夏商周之盛則
有典謨訓誥之傳肆筆矢言之文是爲歷代之寶豈獨一時之士
莫匪聖賢之徒蓋其四海食味別聲之倫皆知道德之意迨夫王
迹旣熄流風僅存射父之作訓辭安于之贊名命猶能稱厥前世
行於諸侯至兩漢之興文章爲盛而三王之冊簡牘具存自茲以
還去古彌遠然而誦美陽之誥則文士爲之變風讀奉天之書則
武夫至於垂涕蓋以用人之得失繫於斯道之盛衰豈茲妄庸可
備任使如肇者學雖有志材不逮人間詩禮之緒餘僅傳糟粕議
帝王之制作未及門牆蚤緣彫篆之科遂齒縉紳之末越從州縣
入校圖書鄧高密之素心止希文學應汝南之自媿驟玷承明歲
月屢遷寵靈寢厚紀三朝之功德書三聖之勳言徒竊食於

太官每覲顏於文陛固盍投身於冗散豈堪厠跡於凝嚴冒居四
禁之聯分押六司之事伶俜弱質從屬車之清塵蹇淺寡聞參外
廷之末議雖云榮耀更積驚憂重念出自寒鄉幸逢聖代維是一
門之內實蒙六帝之恩舉蒙造化之仁亦賴陶鎔之賜此蓋伏
遇某官輔成世教協贊人文構榼侏儒雖小不廢豨苓雞壘有用
必收遂令一介之愚獲出羣賢之後敢不勉進薄技力行所知潤
色乾坤之容辭雖不逮委輸海岳之廣志則有餘莫收效於毫釐
庶酬恩於萬一

回馮如晦學士啟

曾肇

竊審擢自南宮進陞東觀增重藩垣之寄允為簪紱之光伏惟慶
慰知府學士賦性中和受材闕廓質直好義久見推於士林平易
近民別兼明於吏道蘭雖幽而自媚玉愈久而彌溫騎尉郎潛乏
懷鉛之遞直黃門久次徵負弩之榮歸兼是寵光可稱宦達未展
及門之慶忽紆馮几之辭服誼甚高銘心敢怠

賀翰林曾學士啟

陳師道

內翰文丈召從西掖入直北門豈惟儒者之榮實繫朝廷之重恭
惟論思獻納之任必須道德文學之流不雜用於他材故專收於
夙望成命既下歡聲大同雖圖任未快於羣情而天下已被其陰
賜兄弟相望乃平世之榮光魯衛同升亦熙朝之故事顧惟庸妄
早辱知憐雖老弃諸侯乃下流之自取而早親文席顧遺跡之尚
存側聞新命之傳倍有與人之慶秋陽尚熾禁直云初伏冀上為
廟朝精調寢寤

謝館職啟

秦觀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靈既逮愧
懼實深伏念觀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
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榮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
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祇
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隳褒未就於袞華惡已成於瘡瘡

三暮之內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覩顏以居未能投効而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合束縕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羹吹壘尚慮譴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鄙悰西屬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璧之光終念波臣爲激越江之水矧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己之方爲國士報君之義千金敝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鉛刀或冀事功之可立

婚書

秦觀

蚤年擁彗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紬書實佐先翰林之事重以世母出於伯姜既事契之久敦宜婚姻之申結敬承佳命增慰夙心

答林學士啟

張耒

伏審光膺宸綽進直蘭堂榮命始行儒林增重竊惟館閣之選蓋

待儒學之臣既非典領之權幾於冗散又無議論之責少補絲毫宜非仕者之願居而爲一出之所尚蓋學問者君子之事職卑而待之不輕詩書非俗遠所知祿薄而意則甚厚雖厭居寂寞夸者至謂之病坊而脫落等夷赤尉均稱於宰相名旣如此人猶貴之而况將相之選踵武相尋祖宗以來掄擇爲重故本朝之寵儒者雖他官必假此名伏惟某官文麗而用長才周而學富父子濟美兄弟有聲行實著於家庭彊濟冠於朝右冠豸彈擊風霜凜然攬轡按行窾竇立解已進登於卿棘復入直於道山豈專足止之功實示超騰之漸未淮楚晚進場屋後來辱登門墻嘗備宮屬當趨風於末坐乃首贄於長牋爲禮則勤循分而懼孔鸞同列狀魯鈍之卑飛珠玉藏家驚輝光於貧屋永爲好也何日忘之

潤州謝執政啟

張耒

伏以文章爲學者餘事故先王不以經世富貴非人力所制故君子以爲在天而况修辭蹇淺未涉作者之流趨世闕迂每在眾人

之後則其投閑置散寔後跋前在所當然夫復何恨伏念耒羈孤
一介憔悴餘生困筆楚者十年這饑寒於斗祿仕已成於漫浪意
何有於功名始誤實於成均復進升於儒館佐東觀之論著頗見
舊聞紀先帝之事功遂游藏室擢升右史密侍清光雖儒學之
至榮豈草茅之素望而疾病侵耗心力衰疲分敢自安義當引去
尚叨便郡獲養殘軀靜循此恩蓋有所自茲蓋伏遇某官曲成萬
類器使庶工直鑄鏐蒙疾者未嘗遽廢大宋小柄施之各以其宜
致此枵虛未卽捐棄獄訟希簡職事不廢乎詩書山林幽深形骸
頗爲之清快庶餘齡之可養幸沉痾之有瘳仰報至恩將必有在
賀潘奉議致仕啟

張耒

伏審親家致政奉議上還印綬退卽里閭已私知止之安將受永
年之福凡居親舊實助忻愉竊以人之多難在於儒者尤甚壯年
講學謂富貴利祿之可期出試多違信功名遇合之有命加以歲
月荏苒時不待人日顧簪裳義則當止彼貪冒無耻者率皆優佚
而老惟進退顧義者不免饑寒之憂未餘漢庭之賜金復休故社
之喬木追計宦游之廩祿何有一毫復與平生之簞瓢相從三逕
莫非命也謂之何哉伏惟某官與學淵源懿行金玉久栖遲於末
路遂高退於明時清譽益隆多祥有在耒自憐罪戾久困泥塗延
企高風但懷景仰

謝解啟

李鷹

古之士重今之士輕時世使然風俗乃爾販牛販筭奚必詩書鈞
謂耕莘會何科目蓋君子之學以道義爲己任故古之仕者以卿
相爲當然有三顧五聘而未從或千駟萬鍾而不受今以言取士
但愧空文凡應舉覓官鄰於自鬻賓興久廢法禁益嚴徒以困窮
之身願入英雄之彀廡行年二十有九蚤苦衰殘著書十萬餘言
常懷忠憤謀已甚拙許國惟堅雖頻待詔於公車未得爲郎於金
馬屢作逐客每歎虛生第深沒世而無名以累青雲之知己比緣
秋試偶爾計偕輒生妄心竊有榮幸此蓋伏遇某官久垂教誨曲

賜題評恩等邱山義同卵翼致茲昧陋有望亨衢敢不益勵進修
上副眷予

回永興李待制啟

蔡肇

西鄙宿師視故都為襟要中宸出命藉舊德以鎮臨去湖山清絕
之觀攬關輔浩穰之會師垣倚重麾幟有光雖善奏之屢陳諒雅
懷之難徇聞齋舫之取道屬駟騎之按邊但欣覲德之嘉已負修
辭之晚敢圖眷與先賜拊存維謙德之光可以厚俗然等威之制
誠不遑安殘律凝寒修途屢薄神明所履福履宜臻將邇趨承更
加調護以體朝家之眷用慰邦人之思

回知河中府宇文學士啟

蔡肇

單車赴治喜並川涂傳舍投閒屢煩輿衛屬抗旌之已遠慙追路
之不遑竊承臨蒞之初首辱緘封之賜教條字若足見餘材詞義
煥然載加厚禮茂惟賢哲休有福祥恭惟某官抱識清明受材宏
博韞以傳經之學發為華國之文自識拔於先朝久踐揚於要職

中外歷試休顯有稱暫屈遠圖請一麾而坐府即膺寵渥宜三節
而造庭肇此備官實資芘賴遂將承教但竊欣愉

與常州廖明略學士啟

蔡肇

蒙鄙之資頑鈍於事寸長尺短素分豈不自知利後責先涉世蓋
常如此眾譴不息公論莫逃自取斥疏尚蒙全度東南佐郡鄉廬
以得為榮飽暖荷恩家人恨降之晚勿違懷士竊復依仁伏惟某
官汪洋之學造微瑰璋之文絕眾久推雅量素著直聲早登獻可
之班暫輟承流之寄顧惟蹇薄每辱矜憐賜第西清早忝同升之
義讎書東觀晚叨聯事之榮暨茲索米之窮亦拜指困之惠坐曹
同力暫無畫諾之良旁舍見容儻知歌呼之治愈隆問望即被褒
升願言其私預以為念

賀陳履常教授啟

晁補之

擢領掾曹歸臨鄉校與從遊之良舊私慰喜以居多竊惟國之求
才病取捨之膠於法士之涉世患進退之失其中設科舉爵位以

誘人假誦數詞章以干祿須其出試則鄉黨自好者恥夫屢獻不以禮際則山林長往者豈其肯來故上安於有司之區區糊名以爲公而士惑於古人之皇皇載質以爲辱莫聞覽德之鳳率多食餌之魚恭以某官行獨而通志潔而降不落落以如玉矧泛泛其若鳧窮無立錫術可濟國至於博覽之學絕出之文要其平生固曰餘事尙不屑去安有求聞聲自籍於諸公章數騰於當宁拔起閭里朋類之榮收還妻孥親黨所喜未促公車之詔聊從泮水之行庶觀成山必自累土辭尊及富仕何往而非安有爲與行志苟存而皆可貽賤良幸修慶獨稽傾詠之誠倍於儕等

荅賀李祥改宣德啟

晁補之

延對宸廷改榮京秩從游茲舊慰喜良多恭以宣德懿行不羣令儀可度粵從幼學夙有俊聲下帷未省窺園持竿寧悟流麥其精如此故資之深珠玉蘊含山川輝媚自當名世豈獨傳家補之氣合相求心均莫逆泝澣洗之何取楸株枸之自留臨水送將牛羊

方下望風懷想鴻雁欲來庶幾逢聲子之班荆且復過孟公而投轄未遑馳慶先辱流音尙阻盍簪惟期彊飯

永興提刑謝到任啟

李昭玘

委轡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案涉筆擁文墨之紛紜將何補於事功徒有慙於面目伏念昭玘迂疎末學鄙野孤生賦才不長聞道最晚棲遲日月僅成九轉之功躋蹬風塵未蒙一顧之價再預充庭之貢謾爲人格之遊敢意斐文偶塵精鑿初乏青錢之作宜置下陳誤經黃絹之評遽超數等叨從祿仕擢備儒官詎能握管以窺天良愧奔蜂之化蠋屬大明之繼照延舊德以亮功博收人才盛集冊府開閣之始豈乏異能備員者誰乃出下客人共榮於入穀時皆謂之登瀛正始諸賢濫陪武步石渠祕籍頓發見聞惟知反已以自求敢覬因人而幸進謂有昭昭之明者必有冥冥之志無赫赫之熱者亦無凜凜之寒欲寡過而未能恐修名之不立以愚自信曷嘗稱傅而毀丹與世何尤不暇去嬰而歸蚡安有本同

而末異奚先嘗病而後瘳處冲季孟之間僅知所立甘陵南北之
部適幸兩忘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得必尸諸命洋然迎餌詎爲
宓氏之魚兀若畏人反類羊公之鶴嘆源泉之有本驚蒲柳之先
衰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旁但糜廩粟
以偷安何罪書魚之成蠹久玷外庭之列聊從別乘之行迨及更
書復還舊直竟無他異莫追終賈之才名必有可觀竊預趙張之
政事舍丹鉛之點勘視鞭扑之喧囂精神僅及於目前智慮或遺
於意表蠅紛訴牒驅卽復來雁集吏行守之不置聞關畏罪黽勉
赴功入水必濡每憂揭厲遇風知退冀免摧頽雖殫十駕之勞蔑
有尺寸之補間以私門艱窘多事侵陵祿未逮於孤窮歲已驚於
遲暮田無附郭久負陶潛之歸盜不過門素多張禹之愛屢申愚
懇願守方州猥雷造物之私特假詳刑之任地占河關之勝道連
雍陝之雄小民尙氣而喜爭巨猾瀕山而爲盜素稱劇部尤藉長
才自非水鏡無疵權衡不撓則何以吏知守法人不稱冤顧煩閭

之無堪適選掄之誤及此蓋某官元功播物一德亮天見遠業於
有爲期太平之可致論事必同於善使人樂盡其才引僮僕以升
高徒煩假手削輪困而成器幾誤揮斤敢不慎守官箴勉思民事
不近名而邀福無倚法以作威槩以中平得之安靜少圖裨報上
副陶成美廕方休曾未虞於巨臂不才自養終願託於長年過此
以還未知所措

昭雪謝執政啟

劉 跂

上聖端臨羣賢拱輔萬事罔有勿理百姓自以不冤鴻惟 累朝
欽慎庶獄匹夫輒讞尙戒毫釐之差大臣見誣可容白黑之眩昨
以禍起不測謗加已亡陷燕桑之謀聖主覺其書詐抱田貫之義
志士或以死明備見不根之情猶施及嗣之罰窮海萬里兩樞弗
歸毒癘三年一門垂盡肆龍飛而雲變聿覘見而雪消藐是諸孤
首蒙拯拔實雖甚厚名則未然且將而必誅豈容降等之坐而否
則無罪安用會赦之文載援疑辭上求決語初屏錯於羣枉又刊

落於舊章詔音一傳士氣如洗此蓋某官房杜在位丙魏有聲直道以盡大臣之能虛心以應天下之務推引人物不閒戚疎馴致上恩以及存歿重惟先正早預官僚晚歲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幸山公之在朝痛介侯之無祿霜露所感日月有期然而貶降之秩未還弔恤之恩尙闕扶杖以聽終觀詔令之行造膝而陳更賴淵諧之助言盡於此涕不自收

賀同州侍郎啟

晁詠之

伏審抗疏中山易符左輔過家上冢榮動鄉邦入境觀風喜交隣壤光塵在望跂抃載深恭以某官識洞高明材資英博究觀至理深達於天人遊戲斯文仰參於造化此古人所以名世而執事與之同風故應變則兼文武而有餘惟守道則貫金石而不屈姦謀自寢知汲黯之在朝正色弗回識張公之論事卷舒不失乎正進退愈見其忠弭節藩宣貽三峯而少息秉鈞廊廟冠百辟以高鶩詠之固陋無聞羈孤寡與未列韓門之弟子詎先魯國之儒生欣

願執鞭庶幾發藥雖精神之每竭願奔走以無階聽益州之詩獲近陪於歌頌就河東之賦實久待於吹噓聖翬自憐拳拳罔罄

謝永興待制啟

晁詠之

竊階奏牘獲列賓僚素心每違玷始平之屢薦故人獨賀謂宣州之多賢與有欣榮豈徒感激伏念詠之少知自信老迄不逢惟嗜書之甚愚更折臂而弗悔自投筦庫殆欲半生力求田園便期歸老子平之婚嫁未畢西華之兄弟皆貧坐此艱難猶當黽勉然而施者積久而既倦貴或易忘而弗酬欲冀一官彌嗟百拙此蓋伏遇某官慨然以風義自任信乎非權勢可移力拯窮途如謀已事凡當辟置必欲招徠夫豈徒然曷以稱此惟昔人稱幕中之客豈特專簿書期會之間而君子報國士之知亦以事容悅阿諛爲恥窺執事之所以見賜與不悅之所以仰從竊自比於前修要不慙於它日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三

子